

三峡文学艺术丛书

永远的 三峡

杜 鸿 / 著
陈伟明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永远的三峡

杜鸿 陈伟明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2004.6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远的三峡/杜鸿、陈伟明著。-北京：大众文艺出版社，2004.1
(三峡文学艺术丛书.第3辑/陈宏灿主编)
ISBN 7-80171-271-4

I.永…… II.杜…… III.散文-中国-当代 IV.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9716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：100007)

宜都市长丰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06 千字 插页

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

印刷：1-3000 册

ISBN7-80171-271-4/I·201

定价：180.00 元（全十册）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：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：100007

1997年11月，大江截流；2002年11月三峡导流明渠截流；2003年6月，三峡水库蓄水，第一台机组发电。千古三峡从水库闸门合上的那一瞬间，变成永恒。在这一瞬间，任何言语，任何行走，任何音像，都变得苍白无力。惟有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，永远注视着这个地方。

目 录

壹 西陵峡 湮没的素丽

- 平善坝：等待一场真正的雪·····(3)
- 彝陵之战：将军与美女的占领·····(7)
- 葛洲坝：梦幻与虚无·····(12)
- 南津关：浮躁与寂寞·····(15)
- 石 牌：山水物语·····(17)
- 灯影峡：生命的晃动·····(21)
- 莲 沱：小镇的真实记忆·····(24)
- 中堡岛：寻找与回忆·····(26)
- 坛子岭：雨中写意·····(29)
- 西 庄：一座庙与一群民居·····(32)
- 探寻之旅：古兵寨之谜·····(36)
- 古镇遗址：一个老地方·····(51)
- 峡江行船：一首音乐的诗·····(55)
- 盐 道：陈年峡江的血脉·····(59)
- 太平溪：石板街、板壁屋与水世界·····(63)
- 崆岭峡：“对我来”的勇气·····(67)
- 黑岩子：苍凉的古寨·····(70)
- 青 滩：峡江沧桑与苦难的见证·····(74)
- 九 畹：神话的虚弱·····(79)
- 昭君台：人民性的根·····(82)
- 香 溪：六重景致·····(85)

- 屈原祠：凿壁借光的圣殿·····(89)
秭 归：葫芦的形式主义·····(93)

贰 巫峡 在巫音里起舞

- 神女峰：神女与好色的宫廷文人·····(99)
悬 棺：时光是一个空洞·····(104)
金盔银甲峡：石头与文化的悖论·····(106)
十二峰：自然与人心的趋同·····(109)
秋风亭：古代县长的脚印·····(111)
玉虚洞：在遗迹之外·····(115)
孔明碑：文人的理想·····(118)
神农溪：一种精神的蒙昧·····(119)
宁 河：心灵的慰藉·····(122)
巫 山：吃的印象·····(125)
巫 音：媚神娱人的香草·····(128)
禁 忌：消殒的风线·····(132)

叁 瞿塘峡 巴山蜀水的虚妄

- 大 溪：文化的潮汐·····(147)
错开峡：神之疏忽的微辞·····(149)
七道门：仕官文化的标本·····(151)
风厢峡：鲁班与悬棺·····(153)
泉 水：间歇与凤凰的甘草·····(155)
孟良梯：从胆怯的栈道说起·····(157)
夔 门：英雄与寂寞的轮回·····(160)
偷水孔：机智的痕迹·····(166)
滢滢堆：艳遇是一条蛇·····(168)
张飞庙：江上风清·····(173)

白帝城:历史的错乱	(177)
忠 州:忠义的影子	(182)
石宝寨:行走在仙境	(186)
丰 都:鬼三峡之源	(191)
风 物:沉重的符号	(195)
风 俗:无形的文物	(201)
奉 节:操守与北斗	(208)

壹

西陵峡—湮没的素丽



“多好啊，孩子们终于出现了。我的眼睛湿润了。”即使是一场落空的企盼，即使一切来源于想象，即使我愿意以血液凝成真正的雪，这场平善坝的雪，峡江的雪，始终没能来临。来了的，只是如同孩子一般的希望。

平善坝：等待一场真正的雪

一到平善坝，就感到天要下雪了。

只好在一户农家住下。晚上，在这户马姓的农家里烤着熊熊的柴火。烤着火我身上还一阵阵发冷。我总是怕冷。一到冬天，一刻也没停止过。冬天还没来临，就把自己紧紧包裹在棉衣和被子里，让衣服把我压迫得听得见血液随时间流淌的声音。

世事总是很具体，平善坝也不例外。村子、房屋、江水和树木在很多时候，总是发出具体而且令人生厌的响声。长江与峡谷，这时成了它的陪衬。它是一个很杂乱的小镇。依山而建的土屋与



水泥房子，一些老的木梓树夹着长青的桔树和柚树；一些黛色的石头上面落满了人工运来的沙尘；一些陡立的山峰与山脚下舒缓的平坝构成了一种反差；一些冬天的鸟，在没有可供觅食的石滩上跳跃；一些无所事事的村人，站在路口上向远处张望，其实他们没有一个亲人在外面，他们中间有的人，甚至是一些白痴；一些动物无声地走在冬天里；一些夜色跟着动物的尾巴走进了平善坝这个村落。这一切，总是让我思绪的线头刚刚有了一个头绪，又一下子被扯断了。世事的颜色总是混乱不堪。它们总是在最初那一刻，将它们所有的杂色塞给你，让你面对它们无所适从。而且它们会长时间地包围你，包围得让你想逃脱。

逃避的办法总是没有的。我便祷盼能够像以往的峡江一样，能够有一场哪怕是很小的雪。即使我极至地怕冷，甚至不惜让自己的血液冻成冰，我也盼望来一场真正的雪。所以，在冬季，在寒冷里，我来到了平善坝。

平善坝的雪，在我的期盼之中来了。没有生动的演说，没有北风的掌声，更没有孩童面对雪花纷飞的雀跃，它只是实实在在地来了。最初，它们以雪绒花的姿态，天真地想像以什么样的姿势来，就以什么样的姿势把大地覆盖。甚至，它们还想淋漓尽致地报答一下我的期盼。可是，它们美丽的影子离水的属性太近了，它们一旦如尘埃落定，很快就会不见踪影，让人只能不停地追忆那似水年华一样的雪白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会忍不住来到草地上，把眼睛贴在土地的隙缝里，偷窥它们的影子，可是，我只能惆怅地爬起来。我什么都没有窥视到。它们就像《西游记》里的人参果，一触到土地，就没了影子。

面对这样的情景，我的心便灰了。对今年冬天的雪不再抱有什么希望，加上连续一些日子，灿烂的阳光来了又来，像一列列

火车载着秋季的黄花，轰隆隆地掠过冬季的原野。我终于下决心，不再想雪了。

老农家的瓦片却在夜半奏鸣起来。对人生诸多煎迫的中夜起坐，本已习以为常。没想这雪也如我的心境一样煎迫，于万籁俱寂的中夜“起坐”了。这个时候，我正坐在孤寂的书桌前，怀抱着无边无际的寒夜，既不伴炉，也不拥被，只是让老乡从一只大柜子里，找出一顶无沿的帽子戴在头上；只是穿着一件有几个棉骨洞的旧大衣；只是在此时隔着一张桌子和一扇窗子，抬起迷茫的眼睛，拉开那袭让人很多时候不知昼夜的窗帘，还拉开那扇几乎让人与世隔绝的窗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了雪籽以一种直线的方式在夜空中飞舞，我听到了雪生硬地撞击物体的声音。

把手伸进雪籽的怀里，它们很快就蹦了一些在我的手里。那种真实的、温暖的冰冷一下就滑到了我的心尖上。我心底的希望又升起来了。我的眼睛这时不仅仅在迷茫，好像还有了泪光。我又开始在心里，真诚地为它们祈盼，包括为它们融进大地而担忧，包括愿它们来得更多些，更厚些，包括对它们形成阵式后无边无际的幻想。

大清早，我还没睁开眼就对同屋子的人说，今天有雪了。我的话里没有怀疑和胆怯。我根本就没有胆怯过。这时就有人跑到窗前去，看了半天才说，雪是根本没有的事情。但是，我坚信雪是存在的，因为我在昨天夜半亲眼目睹了它的来临，不然我就真有点阿Q看到革命党之后的感觉。我想，即使地坪上没有，树木和草坪上终究是会有有的，那些白花花的物件，就一定是雪。有人再次跑到窗前，看了好一阵子，然后失望地告诉我，那草坪上、树上只是有着几块变了调的白色物体，不过那不像雪，倒像四川的井盐，那么一滩一滩的，像山里贫困户盖了几十年的棉絮。

我来到窗前，看到它们真是如人所说的那样。

雪在自己来的时候，也是应该想到这一点的。它们从天堂来到人间，所面临的不仅仅是那些温度的刀。它们在抵达大地之前，在云中穿越，就已经非常沉重了。也许，在它们出发之前，天堂的主人是这样对它们说的：“上路吧，过去那些伟大的精灵会从那些星星上看着你们，所以当你们寂寞的时候，要记住，那些先知会永远指引你。”

这场小雪过后，我竟哲人般地对后来所有想来或不会来的雪预言：“你们无论如何，都将融化！”

只是它们会让一种白色的精灵，从它们渗透到地里的身体里析出，然后升腾起来，然后在我们心里久久萦绕。

我想，我只能出发了，便起身来到河边的草地上。我支起一只陶锅，捧一把冰冷的水，然后生了火，开始煮起来。每个路人都会停下来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都虔诚地告诉他：“我在煮雪。它们全都躲藏在这些庸俗的水里，我一定要把它们煮出来。”

正当我在河边煮雪的时候，天空中的阳光顷刻之间褪尽了。自我煮出来的清气飘然开去的地方，我突然看到了雪的影子。从那里，雪接二连三地落了下来。它们无声地落进平善坝的河里，落进石头，落进森林，落进我的眼睛和温温的血液里，让我和大地渐渐地变白了。除了流淌的河流还本色依旧，其余所有的视野，全让鹅毛般的雪片弥漫住了。不一会儿，厚厚的积雪就在我的身体下发出欢快的呻吟。我仿佛看到它们化着白色的火焰，在平善坝的山河之间燃烧。我还看见山村的孩子们，早就在草坪上开始堆雪人打雪仗了。

多好啊，孩子们终于出现了。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一场严酷的战斗和一位柔弱的美女，目的都是想占领荆州。不同的是，那种柔软却已抵达，那种坚硬却成为历史的碎片。



彝陵之战：将军与美女的占领

西陵峡口的彝陵，就是

我的生存之所宜昌，因为处在长江中上游的交汇处，为峡谷与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这里先后发生过数十次威武悲壮的战争。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时的吴蜀彝陵之战了。这场蜀主刘备的灭顶之灾，在兵书上被人们说成是以少胜多的战例。

今天，当我以一种散漫的脚步，走过这片古遗址时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：这场战争，和一位古代美人的作为竟是惊人地相似。

彝陵之战是蜀吴长期争夺荆州的总爆发。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争夺荆州，对荆州恋恋不舍？原因就在于，荆州是个好地方。这里不仅地处江汉平原，土地肥沃，依江傍水，文化古老，而且长江以其独有的精气，在这里孕育出了数不清的美人。人说荆州是一部书。这部书除了这儿的水美土丰，民风淳朴，更在于它有历代的美女深入其中，衍生了一些故事。八十年代初，就有一尊晋代美女的尸身，因为眷恋这里的水土，竟千年不朽，以一种生动的姿态，保持着完整的体形，一直眠到今天。如果不阅读在这位

美女之前发生的那场气势恢宏的彝陵之战，如果不把这场战争和这位美丽的古尸联系起来，一种关联可能就和我们的擦肩而过。

还是让我们先来回味一下那场恢宏的战争吧。

赤壁之战后，诸葛亮趁机帮助刘备控制了荆州。后来孙权又派吕蒙和陆逊夺回了荆州，使吴蜀的边界移到了巫山附近。公元221年，刘备称帝后，为了收复荆州，不听诸葛亮联吴抗魏的忠告，亲率七十万大军，水陆并进，挥师东下，攻打吴国。七月，刘备派大将吴班、冯习率领先头部队四万人从奉节、巴东顺江而下，翻山越岭攻入吴境，在巫山打败了孙权的守将李异和刘阿，把部队推进到吴国的秭归，再图东进。

面对刘备的大举进攻，孙权求和不得，只好积极应战。为了防备北边的魏国乘虚直入，孙权派人前往魏国，向魏文帝曹丕称臣。曹丕接受了他的投降，因而暂时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。这时吴的大将吕蒙已病死，孙权只好任命年轻的陆逊为领兵元帅和大都督，率将朱然、潘璋、宋谦、韩当、徐盛、鲜于丹和孙桓等五万人马，抵抗刘备。

大兵压境，吴国危急。作为后起之秀的陆逊，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。纸上谈兵的事在中国不是没有先例。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，少时学兵法，善于谈兵，连他的父亲都难不倒他，后来他代替廉颇为赵将，只据兵书，不知变通，在长平之战中，被秦兵打败，全军覆没。在陆逊心里，不能说没有这种前车之鉴的恐惧。但是，也许是哺育他成长的这片四面楚风的夷土，给了他少年特有的沉着和镇定，他显示出来的临危不乱，盖过了身经百战的刘备。他以那种特有的意气风发，站在猓虎亭的墙头，在心里久久酝酿着诱敌深入、后发制人的计谋。

公元222年正月，刘备率大军抵达了秭归。

不能说刘备此时的调兵遣将，没有显示他的机智和才气。为了防备魏军乘机袭击蜀军侧翼，他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，统领长江北岸的军队，顺流而下，直取彝陵。自己则率大军沿着江岸，翻山越岭，向彝陵进发。其声势之显赫，不置身其中无以想象。

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陆逊放弃了在彝陵上端山地里的设防，主动退出彝陵，让蜀军主力直达猇亭。陆逊此时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蜀军大多是山区农民，他们擅长在山里作战，而自己的军队多是江汉平原的农民，他们最擅长的是平原作战。彝陵以东地势平坦，在这里作战可发挥吴军的长处。于是陆逊选择了在猇亭下端扎住阵脚，构筑工事，转为防御，与蜀军对峙。

刘备的大军进到猇亭，遇到了吴军的阻击，再也无法前进，只好在猇亭安营扎寨。刘备的先头部队在彝陵也遇到了孙桓的拼命抵抗，急攻不克，只得把彝陵紧紧围住。至此，蜀军深入吴境五六百里，一路建立了几十个营寨。

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吴军许多战将都主张立即迎战，纷纷要求派兵援救孙桓，以解彝陵之围。但是，陆逊却下令坚守防线，不许与蜀军交战。他拒绝了分散兵力的做法。

锐气方般的蜀军，找不到与吴军决战的机会。

对陆逊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统帅，刘备并没怎么把他放在心上。原以为可一举打垮吴军，夺回荆州。但是陆逊按兵不动，避免与蜀军主力交战，使刘备找不到决战的机会。为了刺激吴军，刘备像许多次著名的战争一样，把国骂从将士的大脑里调动出来，派人到阵前骂阵。那铺天盖地的阵势，换得任何一个文弱书生都会抱头落荒而逃。可是血气方刚的陆逊，这时的做法真让人叹服。他叫广大士兵用江汉平原生长出来的棉花，塞住耳朵，不予理睬。因此，他们看到的，只是那蜀兵们丑态百出的哑剧表演。

刘备见一着不中，又生一计，派吴班带领数千人在吴军阵前扎营，解衣御甲，轮番叫骂，招引敌人出来。刘备自己则亲率精兵八千，埋伏于山谷之中，企图把敌人引诱出来，两面夹击。但陆逊仍然坚守不出。从上年冬季开始，蜀吴双方就这样两军对峙了七八个月，蜀军一直找不到机会同吴军作战。

刘备的军队被阻挡在巫山到彝陵几百里的三峡中。时间一久，供给发生了困难。

几十万大军每天耗粮无数。蜀军远离后方，运输路线遥远。几百里的三峡，山陡路险，车马难行，军运仅靠水路。而峡江滩多水急，暗礁丛生，稍不小心，就触礁沉船，船破人亡。遇上山洪爆发，江中巨浪翻滚，船只无法通行，运输就得中断。时间一长，数十万大军吃饭就成了大问题。

天气也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，盛夏的江南烈日似火，暑气逼人，这些来自山里温带气候的蜀军士兵怎堪这等酷热，大都叫苦连天，很快就丧失了斗志。刘备无法，只得把驻扎在山谷里的军队开到谷外，把江面上的军队移到陆地，把军队扎进深山密林里，依傍溪涧，结营四十多座。刘备被陆逊的疲劳战术拖得精疲力尽，加上粮草供给不足，只好放弃与吴军速战速决的打算，决定休整部队，待秋季再举进攻。

一直在捕捉战机的陆逊，认为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。他上书孙权说：“……开始，我顾虑刘备水陆大军同时并进。那样，我们势必分兵抵抗。现在他不用水军，单用陆路，又在七百里内处处结营，兵力分散。看来刘备的布置不会有什么变化，所以希望您放心好了，不必再为刘备的事挂念了。”

英俊年轻的陆逊开始对全军作了总动员。我坚信，那一定是一段非常优美的演说。